

夏士元著

# 寧列

開明書店



我 們 的 書 第 七 種

列 寧

夏 士 元 著

開 明 書 店

列

寧

每冊基價一·五〇

庚(寧 1380)

---

著 者      夏      士      元

出 版 者      開      明      書      店  
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)

發 行 者      開      明      書      店

印 刷 者      國      光      印      書      局  
(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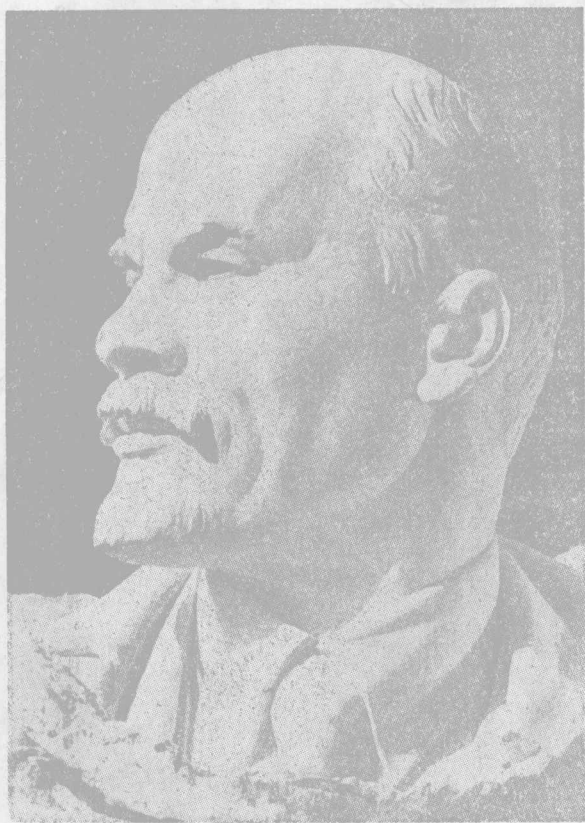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1950年3月一版

17P 32K

1950年12月修訂一版(滙1—20000)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

列 寧 像

## 快要塌了的石牆

一八八七年十月裏，俄國喀山的學生發動了一次大示威遊行。他們的口號是要求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。警察把爲首的四十幾個學生逮住了，送到法官面前。裏邊有一個，是十七歲的青年。

法官問他：「小伙子，你爲什麼要革命？你沒有看見嗎？在你前面的是一垛高高的石牆。」

「是的，」那個青年回答。「可是這垛石牆已經壞了。只要踢一腳，它立刻就會塌了的。」

那個青年就是後來推翻沙皇，建立蘇聯的偉人——列寧。那時候他還不叫「列寧」，他叫符拉地米爾·伊里奇·烏里亞諾夫。烏里亞諾夫是他的姓，符拉地米爾是他的名字。伊里奇卻是他父親的名字——按俄國的習慣，兒女的名字後面，必定要帶上父親的名字。

「列寧」是他幹革命工作的時候給自己取的名字。可是現在，全世界知

道「列寧」這名字的人，遠比知道他原來的名字的多得多。因此，在這本小冊子裏，我們就一律叫他做「列寧」。

列寧當時所說的，是一垛什麼樣的石牆呢？那是一座大監獄的牆——那座大監獄，就是沙皇統治下面的俄國。

看吧！在那座大監獄裏面，俄國的老百姓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：

農人們都在地主的田地上工作。他們用古老的沈重的犁，翻掘着貧瘠的泥土。他們辛辛苦苦的栽出了糧食來，卻不能用來餵飽自己的肚子。他們要繳地租，繳賦稅。這一來，地裏的收成就大半到了地主和沙皇手裏。

地主們住在城裏。每逢夏季，他們就到鄉下的寬敞的別墅裏來消暑。別墅裏鋪着柔軟的地毯，外面環繞着花園。農人卻和牲畜在一起，終年住在又低又矮的漆黑的木頭房子裏。

地主不只是收租，還隨時使喚農人替他們做事。當然，酬勞是半個也沒有。農人們做了地主的工，就荒了自己的莊稼；每天忙得筋疲力盡，還是年年鬧着饑荒。

農人在鄉下耽不住了，有些就跑進城市，到工廠裏去做工。

工人的景況也不比農人好多少。他們住在狹窄的巷子裏。每天天還沒有亮，汽笛就催促他們去上工。他們每天得做上十二個鐘頭到十八個鐘頭的工作，可是工資卻少得可憐，甚至餓不飽自己的兒女。

廠主爲了要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加舒服，不時貼出佈告，要工人延長工作時間，同時又減少他們的工資。城市裏失業的工人很多，廠主不怕沒有人給他做工。

貧困、疲倦、飢餓、疾病，把工人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鄉村裏，忍受不住的農人起來反抗地主。城市裏，忍受不住的工人發動罷工。沙皇的軍隊立刻就趕到了，他們用皮鞭、刺刀、槍彈，把風潮鎮壓下去。沙皇自己就是大地主和大廠主，他是地主和廠主的頭腦，當然得保護地主們和廠主們的利益。他要農人和工人服服貼貼的忍受地主和廠主的壓榨和剝削。

一個人是不夠的

列寧在小學讀書的時候，就非常熟悉這些工人和農人的故事了。

他生長在伏爾加河邊的一個小城市裏。他的父親因為熱心教育，封了勳爵。他的母親是個醫生的女兒。雖然他們家也算得是貴族，過的卻是跟平民一樣的生活。

列寧有一個哥哥，一個姊姊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。他們也跟列寧一樣，從小就熟悉工人和農人的故事。因此長大之後，他們都參加了革命。

當時有一些人想：壓迫工人和農人的，是沙皇和沙皇的政府。只要殺死了沙皇和他的官員，工人和農人就會得到解放了。他們少數人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，把暗殺作為革命的手段。

他們的工作表面上看來很順利，沙皇亞歷山大第二和幾個重要的官員給他們殺死了。可是新沙皇亞歷山大第三還是一樣的壞，他並沒有改變原來的政策，反而變本加厲的壓迫工人和農人。那時候（一八八七年），列寧的哥哥在京城彼得堡的大學唸書。他加入了那個革命團體。他們祕密計劃着，怎樣再暗殺亞歷山大第三。誰知他們的計謀給沙皇知道了。沙皇就派了軍警，把



那些革命黨人一網打盡。連到京城來探望哥哥的列寧的姊姊，也一起給抓了起來。

在故鄉，列寧最先知道這個惡耗。他膽怯的走到母親面前。他說：「媽，哥哥受難了！」出乎意料，他母親非常鎮定，她緊緊握住他的手問：「姊姊呢？」「她也一樣。」列寧回答。

那時列寧的父親纔死不久。母親不得不親自上京城去，設法援救她的孩子。列寧送母親上了火車。他明知道哥哥是沒法援救的了。他想：「哥哥是勇敢的，但是他不是個聰明的戰士。要從沙皇的統治底下得到解放，必須把工人和農人聯合起來，一齊來推翻沙皇的政權。一個人的炸彈和手槍是不夠的。」

不久，他母親回來了，帶來了慘痛的消息，列寧的哥哥被絞死了。他姊姊本來被判充軍。母親在法庭上替她的女兒辯護。她對法官說：「你已經絞死了我的兒子，不能再奪去我的女兒了。」法官纔答應把列寧的姊姊放逐到祖父住的鄉村裏去，由家長嚴加管教。

列寧很愛他的哥哥。可是在這全家哭成一片的時候，他沒有哭，也沒有流淚。顯然的，仇恨增強了他革命的意念。他變得很沈默，但是絕不消沈。整天只看見他在讀着些什麼，寫着些什麼。他愈顯得剛毅嚴肅了。

### 農人和工人

就在他哥哥被絞的那一年上，列寧在中學畢業了，到喀山去唸書。進了大學纔一個月，他就成了學生團體的領袖人物。當時在學生之間，已經充滿了革命情緒。他們反抗沙皇政府對自由進步思想的摧殘。在我們開頭所說的那一次示威中，列寧給逮捕了。法官不准他再在大學裏唸書，也把他放逐到祖父住的鄉下去。

在鄉下，列寧跟農人搞得更熟了。他觀察他們的窮困的生活。他告訴農人們：爲什麼他們要受到壓榨，他們應該怎樣來改變自己的命運。農人們都懂得列寧的話，因爲他學會了農人們自己的語言，和他們說話的腔調。

三年的放逐期滿了，列寧到了京城彼得堡。經過了一次法庭的考試，他取

得了律師資格。可是律師的事務完全引不起列寧的興趣，他開始在工人中間活動——因為工人們需要他。

彼得堡有很多的工廠，有很多的工人。列寧常常和各個廠的工人們談話。他注意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。他看出了他們的飢餓和疲勞。他向他們說：「我們要減少工作時間。我們要過像個樣子的日子。我們的生命要有保障。我們必須組織起來，推倒大家所憎恨的那垛石牆，纔能從敵人的壓迫下面得到解放。」工人們都喜歡列寧，喜歡聽他的話。他們說：「列寧同志是對的。」列寧成了工人的領袖，同時又是他們的教師。

可是列寧覺得，用說話來宣傳是不夠的。因為能聽到他的話的人，究竟還是少數。他就和幾個同志弄了一架印刷機，把他的話印了出來，分發給更多的工人們看。他們的祕密印刷所設在城外的一個地窖裏，出入的口子是一口枯井。

每天有成千張傳單像江水流到海裏去一樣，散佈到工人中間去。傳單教工人們認清自己的處境，告訴他們怎樣來進行鬥爭。在工人中間，革命的小組

織一天多似一天。列寧和同志們把各個小組組織團結起來，成了一個整個的工人革命團體，叫做「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」。

一八九五年十一月，「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」發動了

一個紗廠的罷工。跟着，所有的工廠也接二連

三的罷起工來。沙皇的軍警雖然出動鎮壓，逮

捕工人領

袖，但是

罷工還是得到了勝利。由於罷工的

逼迫，沙皇政府頒佈了一條法令，把

工作時間限定為十一小時半。以前，工人的工作時間是漫無限制的。

### 監禁和流放

一八九五年底，列寧也給逮住了。開頭，他被關在彼得堡的拘留所裏。他雖然失掉了自由，並沒有停止他的工作，他用許多祕密的方法，和外面的同志



連繫，繼續領導着革命運動。

列寧的母親爲了列寧身體不好，費盡了心機，每天給他送一點牛奶進拘留所來。就這點兒牛奶，給了列寧不少的幫助。他把牛乳當作墨水，在書本的頁邊和行間寫下他給同志們的指示。牛乳寫的字，乾了就看不出一點兒痕跡。書本傳遞到了外面的同志手裏，他們把每一頁用火來烘過，列寧寫的字就一個一個很明晰的顯露出來了。

列寧把麵包浸透了牛奶，當作墨水瓶。要是聽到獄卒的腳步聲漸漸走近來了，他就把這「墨水瓶」連「墨水」一起吞了。他的祕密從沒有給獄卒發現過。有一天，他寫出來的信上說：「我今天已經吞下了六個墨水瓶。」

在拘留所裏足足關了一年，列寧纔被判決：流放到西伯利亞去。

西伯利亞，——大家都說，那兒是俄國革命者的家。許多革命者都給流放到那兒去過。沙皇政府害怕革命者，就跟害怕傳染病人一樣，把他們愈送得遠愈好。在那遙遠的，幾百里不見人煙，滿是冰雪的地方，罪犯即使想逃回來，也一定會在半路上凍死餓死的。這教沙皇政府很是放心。

列寧在西伯利亞受到很嚴密的監視。他和工人們暫時隔離了，沒法再直接參加革命的行動。可是西伯利亞的風雪，並沒有壓低他的熱情。他利用這安靜的時間來看書，來寫文章，研究革命的種種道理。

在三年的流放期間，列寧寫了三四十種書。在這些書上，他說：工人應該和農人結合在一起，來推翻沙皇的統治。工人運動主要的目的是奪取政權，不應該單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。他又說：革命者應該認清敵人，尤其要認清那些朋友中間的敵人。

誰是敵人呢？不用說，沙皇、貴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廠主、銀行老闆，那批傢伙成天在壓迫工人農人，剝削工人農人。他們是工人農人的敵人。

誰是朋友中的敵人呢？是那些表面上贊成革命的陰謀家和投機分子。他們雖然參加了革命的陣營，但是並不要工人農人真正的得到解放。只是想把沙皇政府推翻，換些資本家來做主子，他們就可以從中撈到點兒便宜。當時的社會民主工黨（後來纔改成共產黨，列寧早就參加了）中，就有許多這樣的分子。列寧在西伯利亞結了婚。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，被捕後流放

到這兒來的。三年中陪伴列寧的，就只她一個人。

### 火星點燃了革命的火燄

一九〇〇年夏天，列寧的三年流放滿期了。他回到彼得堡附近的一個小鎮上。

沙皇政府限制列寧的行動，不准列寧上京城裏去。列寧還是去了。他把工作看得比什麼都重要，他時常說：「我不能停下來，許多工作都要我去做。」有一回，列寧送一大箱宣傳品進彼得堡去。在回來的路上，他給警察捉住了。虧得東西已經不在手上，搜不出一點證據來。監禁了十天，他纔給放了出來。

在西伯利亞的時候，列寧想：「我們必須有一個工人們的報紙，經常宣傳革命，並且把分散在各地的革命組織團結起來。」可是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下，工作很難展開。於是他打扮成一個外國人，越過國境，經過波蘭，到了德國。

列寧編的報紙在德國出版了。名字叫做「火星」。這種報有兩種不同的版本。一種是用普通報紙印的，專在歐洲各國發行。另一種用的紙非常薄。列

寧把這種薄紙印成的「火星報」藏在皮箱的夾底裏，祕密運回俄國去。報紙的封面上印着一條標語：「火星將點燃革命的火燄。」

編報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。人手少，工作重。幫列寧的忙的，主要的只有他的妻子。除了編輯、印刷、發行，他們還要經常跟俄國內的各個革命團體通訊。通訊是很祕密的。爲了逃過郵電檢查員的眼睛，他們利用密碼和隱顯墨水來寫信。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。列寧不肯爲自己多花一分錢，因爲多用了二分錢，就是增加「火星報」的一分困難。

不久，德國的警察也注意起列寧的行動來了，他們覺得列寧在德國也是一個危險人物。列寧只得帶了他的印刷器具，在各處流浪起來。他先後到了英國、法國和瑞士。在流浪中，他還是維持了「火星報」，使它能照常出版。

列寧的「火星報」充分發揮了教育團結作用。一九〇三年，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召集了第二次大會，地點原定在比利時京城，因爲受到比利時政府的干涉，臨時改在英國京城倫敦。許多革命者：斯大林、高爾基等，都趕了來出席。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會。會期一直有三個多星期，通過了黨綱和黨章。





在討論黨的組織問題的時候，會員中意見很分歧。列寧、斯大林等主張黨應該是單純的、戰鬥的、嚴密的組織。一部分人反對這個主張。因此社會民主黨形成了兩邊，列寧一邊人數較多，叫做「多數派（布爾什維克）」，另外一邊人數較少，叫做「少數派（孟什維克）」；他們實際上是不徹底的革命者和投機分子，後來都向資本家投降了。

第二年上，日俄戰爭爆發了。兩個帝國主義者爲了爭奪在我國東北的權利，在我國的土地上打起仗來。多少城市 and 鄉村，給兩國的砲火轟毀了。多少莊稼，給兩國的人馬糟踏了。多少中國人民，白白的送了性命。懦弱的滿清政府卻宣佈保守中立——說這是他們兩國在打仗，不干我們中國的事。

以俄國和日本來說，要打仗的也只是那些地主和廠主。打仗用的錢，全是從工人、農人身上剝削來的。到戰場上去